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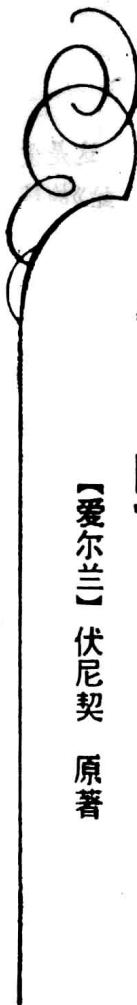
牛虻

【爱尔兰】伏尼契 原著

Renshishehui wenxuemingzhu jingbiancongshu

普及版
(第二辑)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从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插图：刘健

牛 虻

(普及版)

(爱)艾·丽·伏尼契 原著

李辰 陈雨 改写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 插页2 字数143 000 印数1—5 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24-7/I·96 定价：2.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的缩写本。小说反映19世纪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作品通过牛虻一生的遭遇，塑造出一个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在黑暗、污浊、欺骗、虚伪的现实教训下，背叛了他所笃信的上帝和阶级，投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革命者。

序

陈伯吹

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满怀着未来美好理想，面对这广阔的世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从而浮想联翩，悠然而动遐思：关于人的生活，物的变异，社会的情状，世界的形势，善与恶的识别，好人与坏蛋的斗争……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过好有意义的生活。

当然，人在社会中，有所认识，有所思索，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知识不广，阅历不深，更因课内学习紧张，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样，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摸准道路和方向。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最能描绘世态，勾勒形象，作动人的叙述，写出微言大义的，应推文学作品。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

作家，一般说来，都是具有正义感的，心向人民，热爱人民，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在第一辑（共七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果然，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

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它的萌芽，它的发长兴旺，直到骄奢淫佚，荒乱横暴。这，读者可以在《高老头》、《镀金时代》和《华丽的家族》等作品中，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同时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

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从温情微笑，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变得穷凶极恶，压迫剥削，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愤怒的葡萄》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觉醒和反抗。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是“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了。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工厂兴起，蚕食了小农经济，迫使其破产。《彩虹》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

《苦难的历程》与《静静的顿河》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迷恋过去，在痛苦的考验中，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走向革命。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既流血，又流泪，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在匈牙利，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

子，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作了英勇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其实并非狂想。

西班牙的小说《合同子》，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写得血淋淋的，会使读者触目惊心，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

其余的《牛虻》、《蝇王》、《永别了，武器》和《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文学名著，作为青少年读者，都该好好诵读，好好思量，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1989年4月于上海

第一卷

卷一 策

第一章

这是6月里一个炎热的傍晚，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叠讲道的文稿。神学院院长蒙太尼里神甫^①把笔停一下，慈爱地瞥视着那个俯在文稿上的黑发油油的脑袋。

“你找不到吗，亲爱的？没有关系；我要把这一节重新写过。”

蒙太尼里的声音很低，却圆润、响亮，音调像银子般纯净。当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

“不，神父^②，我一定要找到它；我确实知道你是把它放在这儿的。”

蒙太尼里继续写他的文章。一只懒洋洋的金龟子在窗外昏昏欲睡地嗡嗡作响。

“‘论医治麻疯病人’，在这儿啦。”亚瑟用他那柔软的步伐穿过房间向神父走去。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过分鲜明。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人家准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很美的姑娘；可

①神甫——指专门负责大教堂世俗事务的教士。

②神父——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处天主教徒对教士的称呼。

是一行动起来，他那柔软而敏捷的姿态，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豹子了。

“真找着了吗？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亚瑟。好吧，我们到园子里去，我来帮你做功课。”

他们出了房间，走到那个寂静、阴沉的修道院的园子里去。

这一片正方园子的一个角落里矗立着一棵夏季开花的大木兰树，枝叶阴暗得像一座塔，到处泼洒出乳白色的花朵。紧靠树身安放着一一条粗糙的木凳，蒙太尼里就在上面坐了下去。亚瑟是在大学里学哲学的；他因为在一本书上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所以刚才跑了来向他的“神父”请求解释。他并不是神学院里的学生，但蒙太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部百科全书。

“现在我该走了，”亚瑟等那一节书解释清楚以后就说，“要是你没有旁的东西需要我的话。”

“我不想再工作了，你如果有空，我希望你能多耽一会儿。”

“噢，好的！”亚瑟把背靠着树身，从阴暗的枝叶中仰望那在寂静天空微微发闪的第一批暗淡的星星。

“你好像累了，亲爱的。”蒙太尼里说。

“我没有办法。”亚瑟的声音里已经显得有些疲乏，神父立刻觉察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急就进大学，看护病人和熬夜已经把你累坏了。当时我本该坚持要你彻底休息一下，再离开莱克亨的。”

“啊，神父，那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我就再也

不能在那悲惨的屋子里耽下去了。裘丽亚会逼得我发疯的！”

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对他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一根毒针。

一百多年之前，伦敦和莱克亨两处勃尔顿父子轮船公司开始营业以来，他们这一家人就已成为忠实的新教徒^①和保守党了。但是他们认为一个英国绅士即使对待天主教徒也必须公正；因而当这一家的老主人鳏居寂寞而跟他的儿女的美丽的家庭女教师——一个天主教徒——结婚时，他的长子詹姆斯和次子汤麦斯对于这个年龄跟他们相差无几的继母的出现，虽然不免感觉忿懑，但仍能勉强抑制自己，而把这种事情的发生归之于天意。自从他们的父亲死后，大哥一结婚，原来本已难处的局面就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当继母葛兰第斯在世的日子，他们弟兄总还是由衷地努力保护着她，免得她遭受裘丽亚无情的长舌的伤害，并且在对待亚瑟方面，也尽了他们自己认为应尽的责任。他们并不假装喜爱他，只是把他们对他的慷慨主要用下面的方法表示出来：毫不吝啬地供给他零用钱，并且听凭他自由自在。但当继母——亚瑟的生母一去世，亚瑟在家里的处境自然就更难堪了。

沉默了许久，蒙太尼里温和地说：

“我并不是要你跟你家里人耽在一起，可是当时我希望你能接受那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如果你能在他家里住上一个月再来上学，那就好得多了。”

^①新教徒——从天主教中分出来的抗议派。

“不，神父！华伦医生一家人是很好的，待人也和气，可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他们怜悯我，会想方设法来安慰我，会谈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我们从小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但旁的人会。而且不单是为了这个……”

“别的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把它们放在手里，神经质地不住地揪压着。

“我不能忍受那个市镇，”他停顿了一会才说，“镇上那几家店铺，是我小时候她常给我买玩具的地方，河岸上那条路，在她病势沉重之前，我一直扶着她在那儿散步。还有那教堂旁边的墓地，我一看见那个地方就觉得伤心……”

他截断了要说的话，只是坐在那儿把那毛地黄的花铃儿扯得粉碎。悠长而深沉的静寂，使我不禁抬起头来，诧异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面，天色渐渐黑下来，一切东西都显得昏暗、模糊；但还有一丝余光足以显出蒙太尼里脸上怕人的惨白。他低低地垂着头，右手紧紧抓住了凳子的边缘。

一会儿，蒙太尼里抬起头来，向周围看了一下。

“礼拜二晚上你没有到我这儿来，我觉得很可惜，”蒙太尼里突然转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去了。“那天阿莱琐教区的主教在我这儿，我是希望你能跟他会一会面的。”

“我先已答应了一个同学到他的寓所去开会，不去的话他们要在那儿等我的。”

“什么会？”

亚瑟好像让这个问题窘住了。

“这……这不是一个经……经常的会，”他说话时微微带着一种神经质的口吃。“有一个学生从热那亚来，他向我们作一次讲话——一种类似演讲性质的……”

“讲哪一方面的事情？”

亚瑟踌躇起来。“神父，你不会向我追问他的名字的，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答应过……”

“我不会问你什么的，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守秘密，当然就不应该再告诉我，但是到了现在，我想你总差不多可以信任我了。”

“神父，当然我可以信任你。他讲到……我们，以及我们对人民的……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到……我们怎样可以去帮助……”

“帮助谁？”

“人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扭转身子向着他，非常郑重地说道，“你对这桩事情考虑了多少日子了？”

“自从……去年冬天开始。”

“还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吗？她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不。我……那时候对这些事并不留心。”

“那么现在你……留心这些事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捋下一握花铃儿。

“是这样的，神父。”他眼看着地下。

“你曾经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

“常常问的，神父。有时我向主祷告，请他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人，或者请他让我跟母亲一起死掉。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答复。”

“后来呢？”他慢吞吞地问。

“后来……她死了。你知道，最后三个晚上我一直陪伴着她……”

他说不下去了，沉默了一会；蒙太尼里却一动也不动。

“就在出殡的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走进母亲房里去。房间里空空的；壁龛中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儿。我想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我跪下去，等着，——一直等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清醒过来的时候……神父，我无法告诉你我曾经看见了什么，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上帝已经答复我了，因此我不敢违拗他的意旨。”

他们在黑暗里静坐了一会儿。然后蒙太尼里转身把一只手放在亚瑟肩上。

“我的孩子，”他说，“要是我说上帝不曾对你的灵魂讲过什么话，那是他不许可的。但是你得记着事情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不要把由于悲痛或疾病所生的幻想当成他庄严的感召。即使真是上帝的意旨，他要借那死亡的阴影来答复你的问题，你也得弄确实你并没有误解他的话。你心里想着要去进行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

亚瑟站了起来，好像背诵一篇教文一样，缓慢地回答：

“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

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话！你是连意大利国籍都还没有的人呀。”

“这没有什么分别；我是我自己。我既已了解这个事业，就是这个事业中的一个人了。”

又是一阵沉默。

亚瑟坐了下来，神父把他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讨论，”他说，“事情对我来得太突兀……我完全没有料想到……我必须充分时间来仔细考虑一下。改天我们再确切地谈一谈。但目前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为了这件事情搞出麻烦来，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你是要使我心碎的。”

“神父……”

“不，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有一次我曾经告诉过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除掉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我想，你一定不能完全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亚瑟，你对于我好像是我的……亲生孩子一般。你明白吗？我就是死，也不肯让你走错一步路，以致断送你的生命。我并不要求你对我提出任何诺言；我只要求你记住一点，在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之前，必须先考虑成熟；就是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要为我。”

“我一定听你的话……那么……神父，你就替我祷告祷告吧，也替意大利祷告祷告。”

他默默地跪了下去，蒙太尼里也默默地把手放在他那弯下去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站起来，吻过那只手，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地，轻盈地走了。蒙太尼里一个人坐在

木兰树下，凝视着他前面的一片黑暗。

第二章

秋冬两季平静无事地过去了。亚瑟非常用功，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可是每一个礼拜，他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去看一两次蒙太尼里。他时常要带几册不容易看得懂的书去请教神父；这种时候，他们却只谈书上的问题，不谈别的事。现在，亚瑟的来访所给他的已经是痛苦多于快乐了，因为他要不断努力装得一切很泰然的样子，装得一切都好像没有改变的样子，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至于亚瑟呢，也注意到了神父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变化，却还不大明白是为了什么缘故；他只隐隐感觉到这一定和“新思想”这个恼人的问题有些关系，因之也竭力避免提到那在他思想中老是盘旋着的题目。他爱蒙太尼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五年来一直认为是他的理想英雄的蒙太尼里，现在在他的心目中更加上了一道新的光辉，仿佛他就是他那新信仰里面的一个具有神通的先知似的。他满腔热忱地倾听着神父的讲道，努力想从神父的话里面找出一些痕迹，借以证明这些道理和他自己的共和理想有一种内在的血肉关连；他又深入钻研各种福音书，庆幸着基督教义的根源中原来就具有一种民主倾向。

正月里的一天，他上神学院去还一本书。听说院长出去了，就走进蒙太尼里的私人书房，把那本书放回书架，正要出来，桌上放着一本书的书名却引起了他的注意。那